

古詩十九首釋

朱自清◎著



五南文庫 048

古詩十九首釋

朱自清◎著
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五南文庫 048

古詩十九首釋

作 者 朱自清
發行人 楊榮川
總編輯 龐君豪
編輯 陳姿穎 吳如惠
封面設計 井十二設計研究室

出版者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地 址 台北市大安區（106）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
電 話 （02）2705-5066（代表號）
傳 真 （02）2706-6100
劃 撥 0106895-3
網 址 <http://www.wunan.com.tw>
電子郵件 wunan@wunan.com.tw
法律顧問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
出版日期 2011年10月初版一刷
定 價 150元

有著作權翻印必究（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）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古詩十九首釋 / 朱自清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:
五南, 2011.10
面: 公分

ISBN 978-957-11-6406-9(平裝)

831.2

100016924

寫於五南文庫發刊之際——

不信春風喚不回……

在各項資訊隨手可得的今日，回首過往書香繚繞情景，已不復見！網路資訊普及、媒體傳播入微，不意味人們的智慧能倍速增長，曾幾何時「知識」這堂課，也如速食一般，無法細細品味，只得囫圇嚥下！慣性的瀏覽讓知識無法恆久，資訊的光速致使大眾正在減少甚或停止閱讀。由古至今，聚精會神之於「閱」、領首朗頌之於「讀」，此刻，正面臨新舊世代的考驗。

身爲一個投入文化暨學術多年的出版老兵，對此與其說憂心，

毋寧說更感慚愧。自身的成長，得益於前輩們戮力出版的各類知識典籍。而今，卻無法讓社會大眾再次感受到知識的力量、閱讀的喜悅、解惑的滿足，這是以傳播知識、涵養文化爲天職的吾人不能不反躬自省之責。值此之故，特別籌畫發行「五南文庫」，以盡己身之綿薄。

文庫，傳自西方，多少帶著點啓迪社會大眾的味道，這是歷史發展使然。德國雷克拉姆出版社的「世界文庫」、英國企鵝出版社的「企鵝文庫」、法國伽利瑪出版社的「七星文庫」、日本岩波書店的「岩波文庫」及講談社的「講談社文庫」，爲箇中翹楚，全球聞名。華人世界裡商務印書館的「人人文庫」、志文出版社的「新潮文庫」，也都風行一時，滋養了好幾世代的讀書人和知識分子。此刻，「五南文庫」的出版，不再僅止於啓蒙，而是要在眾聲喧嘩、浮躁不

定的當下，闢出一方閱讀的淨（靜）土，讓社會大眾能體驗到可藉由閱讀沉澱思緒、安定心靈，進而掌握方向、海闊天空。

五南出版公司一直致力於推廣專業學術知識，「五南文庫」則從立足學術，進而面向大眾，以價廉但優質、厚實卻易攜帶的小開本型式，取代知識的「沉重與昂貴」，亦即將知識的巨大形象裝進讀者的隨身口袋，既甜美可口又和善親切。除了古今中外歷久彌新的名著經典，更網羅當代名家學者的心血力作，於傳統中展現新意，連結過去與現在。

人生是一種從無到有，從學習到傳承的不間斷過程。出版也同樣隨著人的成長而發生、思索、變化與持續，建構著一個從過去到未來的想像藍圖，從閱讀到理解、從學習到體會、從經驗到傳承，從實踐到想像。吾人以出版為職責、為承諾，正是希望能建構這樣的知識

寶庫，希冀讓閱讀成爲大眾的一種習慣，喚回醇美而雋永的閱讀春風。

發行人

楊希川

二〇〇八年六月

序

詩是精粹的語言。因為是「精粹的」，便比散文需要更多的思索，更多的吟味；許多人覺得詩難懂，便是爲此。但詩究竟是「語言」，並沒有真的神祕；語言，包括說的和寫的，是可以分析的；詩也是可以分析的。只有分析，才可以得到透徹的了解；散文如此，詩也如此。有時分析起來還是不懂，那是分析得還不夠細密，或者是知識不夠，材料不足，並不是分析這個方法不成。這些情形，不論文言文、白話文、文言詩、白話詩，都是一樣。不過在一般不大熟悉文言文的青年人，文言文，特別是文言詩，也許更難懂些罷了。

我們設「詩文選讀」這一欄，便是要分析古典和現代文學的重要作品，幫助青年諸君的了解，引起他們的興趣，更注意的是要養成他們分析的態度。只有能分析的人，才能切實欣賞；欣賞是在透徹的瞭解裡。一般的意見將欣賞和了解分成兩橛，實在是不妥的。沒有透徹的了解，就欣賞起來，那欣賞也許會驢唇不對馬嘴，至多也只是模糊影響。一般人以為詩只能綜合的欣賞，一分析詩就沒有了。其實詩是最錯綜的，最多義的，非得細密的分析工夫，不能捉住它的意旨。若是囫圇吞棗的讀去，所得著的怕只是聲調詞藻等一枝一節，整個兒的詩會從你的口頭眼下滑過去。

本文選了《古詩十九首》作對象，有兩個緣由。一來十九首可以說是我們最古的五言詩，是我們詩的古典之一。所謂「溫柔敦厚」、「怨而不怒」的作風，三百篇之外，十九首是最重要的代表。直到六

朝，五言詩都以這一類古詩為標準；而從六朝以來的詩論，還都以這一類詩為正宗。十九首影響之大，從此可知。

二來十九首既是詩的古典，說解的人也就很多。古詩原來很少，梁代昭明太子（蕭統）的文選裡卻只選了十九首。《文選》成了古典，十九首也就成了古典；十九首以外，古詩流傳到後世的，也就有限了。唐代李善和「五臣」給《文選》作註，當然也註了十九首。嗣後歷代都有說解十九首的，但除了《文選》註家和元代劉履的《選詩補註》，整套作解的似乎沒有。清代箋註之學很盛，獨立說解十九首的很多。近人隋樹森先生編有《古詩十九首集釋》一書（中華版），搜羅歷來十九首的整套的解釋，大致完備，很可參看。

這些說解，算李善的最為謹慎、切實；雖然他釋「事」的地方多，釋「義」的地方少。「事」是詩中引用的古事和成辭，普通稱為

「典故」。「義」是作詩的意思或意旨，就是我們日常說話裡的「用意」。有些人反對典故，認為詩貴自然，辛辛苦苦註出詩裡的典故，只表明詩句是有「來歷」的，作者是淵博的，並不能增加詩的價值。另有些人也反對典故，卻認為太麻煩、太瑣碎，反足為欣賞之累。

可是，詩是精粹的語言，暗示是它的生命。暗示得從比喻和組織上作工夫，利用讀者聯想的力量。組織得簡約緊湊；似乎斷了，實在連著。比喻或用古事成辭，或用眼前景物；典故其實是比喻的一類。這首詩那首詩可以不用典故，但是整個兒的詩是離不開典故的。舊詩如此，新詩也如此；不過新詩愛用外國典故罷了。要透徹的了解詩，在許多時候，非先弄明白詩裡的典故不可。陶淵明的詩，總該算「自然」了，但他用的典故並不少。從前人只囫圇讀過，直到近人古直先生的《靖節詩箋定本》，才細細的註明。我們因此增加了對於陶詩的

了解；雖然我們對於古先生所解釋的許多篇陶詩的意旨並不敢苟同。李善註十九首的好處，在他所引的「事」都跟原詩的文義和背景切合，幫助我們的了解很大。

別家說解，大都重在意旨。有些是根據原詩的文義和背景，卻忽略了典故，因此不免望文生義，模糊影響。有些並不根據全篇的文義、典故、背景，卻只斷章取義，讓「比興」的信念支配一切。所謂「比興」的信念，是認為作詩必關教化；凡男女私情，相思離別的作品，必有寄託的意旨——不是「臣不得於君」，便是「士不遇知己」。這些人似乎覺得相思離別等等私情不值得作詩；作詩和讀詩，必須能見其大。但是原作裡卻往往不見其大處。於是他們便抓住一句兩句，甚至一詞兩詞，曲解起來，發揮開去，好湊合那個傳統的信念。這不但不切合原作，並且常常不能自圓其說；只算是無中生有，

驢唇不對馬嘴罷了。

據近人的考證，十九首大概作於東漢末年，是建安（獻帝）詩的前驅。李善就說過，詩裡的地名像「宛」、「洛」、「上東門」，都可以見出有一部分是東漢人作的；但他還相信其中有西漢詩。歷來認為十九首裡有西漢詩，只有一個重要的證據，便是第七首裡「玉衡指孟冬」一句話。李善說，這是漢初的曆法。後來人都信他的話，同時也就信十九首中一部分是西漢詩。不過李善這條註並不確切可靠，俞平伯先生有過詳細討論，載在《清華學報》裡。我們現在相信這句詩還是用的夏曆。此外，梁啟超先生的意見，十九首作風如此相同，不會分開在相隔幾百年的兩個時代（《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》）。徐中舒先生也說，東漢中葉，文人的五言詩還是很幼稚的；西漢若已有十九首那樣成熟的作品，怎麼會有這種現象呢！（《古詩十九首

考》，《中大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》六十五期）

十九首沒有作者；但並不是民間的作品，而是文人仿樂府作的詩。樂府原是入樂的歌謠，盛行於西漢。到東漢時，文人仿作樂府辭的極多；現存的樂府古辭，也大都是東漢的。仿作樂府，最初大約是依原調，用原題，後來便有只用原題的。再後便有不依原調，不用原題，只取樂府原意作五言詩的了。這種作品，文人化的程度雖然已經很高，題材可還是民間的，如人生不常、及時行樂、離別、相思、客愁等等。這時代作詩人的個性還見不出，而每首詩的作者，也並不限於一個人；所以沒有主名可指。十九首就是這類詩；詩中常用典故，正是文人的色彩。但典故並不妨害十九首的「自然」；因為這類詩究竟是民間味，而且只是渾括的抒敘，還沒到精細描寫的地步，所以就覺得「自然」了。

本文先鈔原詩。詩句下附列數字，李善註便依次鈔在詩後；偶有不是李善的註，都在下面記明出處，或加一「補」字。註後是說明；這兒兼採各家，去取以切合原詩與否爲準。

編按：《古詩十九首釋》於一九四一年刊登於《國文月刊》，自第六期開始連續刊載，然朱自清先生僅釋九首即停止。

目 錄

序	7
行行重行行	17
青青河畔草	29
青青陵上柏	41
今日良宴會	51
西北有高樓	61
涉江采芙蓉	73
明月皎夜光	83
冉冉孤生竹	95
庭中有奇樹	105

